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055
冊數	5 (1)	
函號	314	9

314-9



文文文山文鈔

宋史列傳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廬陵人也。體貌豐偉。

美哲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

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揚邦。又胡銓像。皆謚忠節。欣

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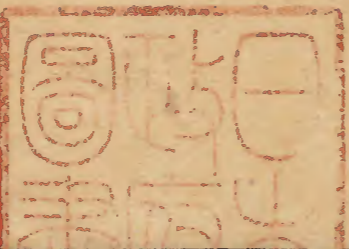
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

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豪。一揮而成。帝親擢為第一。

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

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

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



31A

文文山文錄 列傳
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誥。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橐。天祥不呈橐。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忤。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

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

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陞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

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紿却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西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

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王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王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且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

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西要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

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來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

按胡廣傳
淵兵敗至
開禮死在
明年公即
淵于永豐
時蓋史誤

朱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名。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淵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淵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深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

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淵

于永豐。淵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於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棗、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繆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茶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

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趨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澥被執。以憂死。

惟趙孟深遁。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

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

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蕞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鄒文叔垂芳堂記

蕭氏梅亭記

衡州耒陽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雷州十賢堂記

雷州重建譙樓記

卷四 序

孫容菴甲藁序

羅主簿一鶚詩序

忠孝提綱序

贈林梅所序

送賴伯玉入贛序

卷五 跋 說

跋胡景夫所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跋周一愚負母圖

跋周汝明自鳴集

勉耘說

陳逢春肖軒說

卷六 墓誌銘 祭文

羅融齋墓誌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祭歐陽巽齋先生文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文文山文鈔卷之一

對策

御試策一道

巽世大耀文 編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

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官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摠何為而畔。會何為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凝民以禮。凝士以天。保采薇治內。

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為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污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為。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鴈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為足維持。憑籍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遑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

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微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恒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

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動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變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瑤。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以帝。王之所以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

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為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斥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恠夫駁乎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

文文山文鈔 卷一
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
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
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
無驗也邪。臣則以為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
深也。而不可以為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為
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
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顧力行
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為迂
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
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幾。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

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
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
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
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
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
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
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嚴漢
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
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
坤生生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為三紀之風移。

俗易可也。雖充而為四十年圜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為十世退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顯。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劉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

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宥乎其未。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邈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邈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塊土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

有入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極無形。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入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

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歛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

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

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里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

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為君之難。深惟履立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二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

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為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為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

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玉階巘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

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

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網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高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適也。始於憂勤。不

如恭己南面者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規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

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

純乎人。而出入乎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太和之風。然而斥之以黃老。則鷹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真觀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會不足為再生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污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

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一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紆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

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以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為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

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
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
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
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
陛下為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
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
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
畏。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回。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
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
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

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
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
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間不容
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邪。
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
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壘見於豪家巨室
而民困。自和糴不聞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
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
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
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

乎。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恠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為先務。寧收落韻之李廸。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蘓轍。不取險恠之劉機。建學校。則

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而薄。氣關入寸。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為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

何入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為蘓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恠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恠也。牛維馬繫。狗彘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恠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蘗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涖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

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案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休。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西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

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榮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持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名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

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蘓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日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息。咸曉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壘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

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偽
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
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
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
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
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
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榮瀘水之勲。窺我
淮。則淮帥秦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
之。然使之無得弃去。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
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久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離

冗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
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踈於水。懼吾唐島
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寤。而浙右之湖。
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
之耆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
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
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
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
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
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薦飢。有司貪市

文文山文金 卷一
權之利。空蕪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
為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解。又聞魏村江灣福
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資逆雛。廷紳猶謂是以扞
衛之師。為高賈之事。以防拒之卒。開鄉導之門。憂時
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
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
權。是將為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
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瓌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
之捷。子太尉平崔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
為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

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
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微。今胡為而未微歟。變則
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
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
墜也。以運。地久而不墮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
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
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
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
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
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綴論乎六合之外。生乎

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者。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中三君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滛于逸。無游於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

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

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住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微。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蠅蝻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微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

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蹇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泛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

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

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昭蕪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

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
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
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
也。以裁制戒內外。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
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部。星日燭幽。天
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
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
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紆帥躡級。閣職超遷。亦以
黃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
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

屑之鬪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
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
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
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
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
間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
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憲而行之。仁祖之
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
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
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

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

殛守忠之姦。劉執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庭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小子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御批
梓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
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
狐兒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
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
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
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
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為疑。嗚呼。茲
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
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
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

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
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
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
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
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
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
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
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
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
用力處。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

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為陛下獻。陛下萬機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軌。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而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文文山文鈔卷之一

文文山文鈔

DOOR 坊

